

大字箋註隨園詩話

埽葉山房彙行

元大
年
夏
景
隨
園
詩
話
卷
中
詩
話

箋註隨園詩話卷三

錢塘袁枚著

松江雷瑨君曜註釋

余嘗語人云。才欲其大。志欲其小。才大則任事有餘。志小則願無不足。孔

北海後漢孔融字文舉。北海相。值漢室之亂。志大才疏。終於

被難。邴曼容。漢邴丹字曼容。事卿。卿自免。去。為官不肯過六百石。沒

齒晏然。童二樹詩云。所欲不求大。得歡常有餘。直見道之言。

夫用兵危事也。而趙括戰國時人。自少學兵法。嘗與父奢言。奢不能難。易置軍吏。秦將白起縱奇兵大破之。射殺括。趙卒被坑者四十五萬。易言

之。此其所以敗也。夫詩難事也。而豁達李老詩中。山詩話。豁達李老。人喜為

而自稱豁達。李老。書人新素牆壁。主人怒。新官杖之。易言之。此其所以

陋也。唐子西宋唐庚字子西。丹陽人。第進士。為宗子。云。詩初成時。未見可

訾處。姑置之。明日取讀。則瑕疵百出。乃反復改正之。隔數日取閱。疵累又

出。又改正之。如此數四。方可示人。此數言可謂知其難而深造之者也。然

有天機一到。斷不可改者。余讀詩品唐司空圖著。詩品一卷。有云。知一重非進一重

境亦有生金一鑄而定。

西河詩話。

蕭山毛奇齡著。

載曹能始先生得家信詩。驟驚函半損。幸露語平安。以

為佳句。一客謂露字不如贖字之當。大抵平安註函外。損餘曰贖。若內露

不必巧。值此字矣。人以為敏。余獨謂不然。贖字與半字不相叫應。函不過

半損。則贖者甚多。不止平安二字。幸露語平安。正是偶然觸露。所以羈旅

之情。為之驚喜耳。若曰不必巧。值則又何以知其必不巧。值耶。

盧雅雨。

名見曾。字抱孫。德州人。康熙進士。官兩淮鹽運使。愛才好客。四方名士咸集。刻雅雨堂叢書。金石三例。後因虧帑謫戍。若出塞集。

先生與蔣蘿村副憲同謫塞外。蔣年老慮不得歸。盧戲作文生祭之。文甚

譎詭。尹文端公一日謂余曰。汝見盧出塞集乎。曰見矣。曰汝最愛何詩。余

未答。公曰。汝且勿言。我猜必是生祭蔣蘿村文。余不覺大笑而首肯者再。

喜師弟之印可也。其詞曰。先生之壽七十有七。先生之壯如其壯日。先生

曠達不諱其恤。先生有教。乃載之筆。先生書來示我云。昔同轉運與君

為寅。今同謫戍。與君為鄰。我欲生祭。乞君一言。僕謝不敏。非甘懶惰。詎老

况生無乃不可。既而思之。公非欺我。每公之教。奈何弗果。爰卜吉日。乃駕

黃驪羔羊。燔炙醅酥淋漓。乾饌密酒。載攜載隨。造廬展笑。大放厥詞。昔公早達。久食天祿。遭際堯廷。而登憲副。有其志之非僕所錄。僕識公晚。蓋始投荒。過公信宿。示我周行。何以圖報。祝壽而康。今年聞公報三周歲。憶公語我。軍臺有制。諸弛形徒。考績為例。瓜代為常。喜而不寐。何期命宮磨蝎流連。帝聞臣罪。未聞臣年。草霜風燭。能否再延。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僕忝同羣。敢忘敦慰。言之違心。聽之無味。破涕用奇。於是乎祭。世之祭者。羅鼎列牲。豈無酌奠。誰進一觥。豈無呼告。誰應一聲。禱爾曰。誅莫若及生。我聞設臺。防厄魯特。雪山為窟。師老難克。鬼能為厲。殊便殺賊。生不如人。死當報國。我聞西域。佛教常新。恒河沙數。皆不壞身。此去天竺。無間關津。一靈不昧。便入法門。我聞閻羅。即包孝肅。其家廬州。我曾為牧。牧不負神。神應電矚。為問年來。神頗憶不。我聞冥司。分隸城隍。我輩頭銜。頗與相當。定容抗禮。謙尊而光。豈如井底。妄肆蛙張。我聞此地。李陵所竄。苗裔及唐。猶通祖貫。遊子河梁。絕妙詞翰。地下相逢。定非冰炭。我聞歸化。葬古昭君。青塚表表。血食為神。乃興漢闕。同鄉是親。死如卜宅。請傍佳人。凡諸幻想。

死有覺。有覺而死。不改其樂。若本無知。何嫌沙漠。滄桑以來。誰非委壑。公曰。信哉。君言慨慷。君浮我白。我奉君觴。飲既興盡。食亦充腸。飲食醉飽。是為尚饗。

松江曹黃門

名一士。字諤庭。上海人。雍正進士。官兵部給事中。有馬。齋集。先生陸夫人。名鳳池。青浦人。

彬女。曹一士

繼室。一士。未第時。負重名。遊四方。夫人奉養舅姑。加意定省。

暇好吟詠。尤喜離騷。

嘗私語曰。吾愛楚詞。恐不永年。已而果亡。年二十七。

鵬一士檢其生平所著為一帙。名梯仙閣集。陳

自號秀林山人。歸先生時。年

纔十七。奩具旁皆文史也。尤愛楚詞。針黹暇必朗誦之。侍婢私語曰。夫人

所誦與在家時何異。先生因贈詩云。幽意閒情不自知。碧窗吟遍楚人詞。

添香侍女聽來慣。笑說書聲似舊時。因戒夫人曰。卿愛屈子詞。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

仕楚為三閭大夫。被上官大夫所譖。謫於江南。自沉汨羅江以死。著有離騷。此生不當得意已。而果亡。先生為

梓其梯山閣遺稿。冬日病起云。病裏生涯百事賒。一絃一柱譜平沙。彈來

却怪人偷聽。閒倚欄干看雪花。寄外云。烟水迢迢泛木蘭。寒風殘雪怯衣

單。客裘自著江邊雨。莫作臨行淚點看。余聞方問亭宮保少時。亦愛離騷。

自懺云。愛讀離騷便不祥。其後功名顯赫。然則黃門先生之言。亦未必盡

然歟。先生諱一士。官御史。

人或問余以本朝詩誰為第一。余轉問其人。三百篇以何首為第一。其人

不能答。余曉之曰。詩如天生花卉。春蘭秋菊。各有一時之秀。不容人為軒

輕。音律風趣。能動人心目者。即為佳詩。無所為第一第二也。有因其一時

偶至而論者。如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一首。宋居沈上。唐詩紀事。中宗

應制百餘篇。命上官昭容選一篇。須史紙。落如飛。惟宋之問。沈佺期。二人

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乃沈詩也。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

月盡。自有夜珠來。猶徒健舉。沈乃沈不敢爭。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

陰在鯉庭。一首。楊汝士壓倒元白。唐楊汝士。字慕巢。開成初。由兵部侍郎

嘗大宴。汝士與元稹白居易賦詩。汝士為東川節度使。終刑部尚書。族人嗣復

後成最佳。歸洛人曰。今日飛倒元白。是也有總其全局而論者。如唐以

李杜韓白為大家。宋以歐蘇陸范為大家。是也。若必專舉一人以覆蓋一

朝。則牡丹為花王。通志。器牡丹花。蘭亦為王者之香。琴操。孔子自衛反魯。幽谷中見薝蘭獨茂。

歎曰。蘭為王者香。今乃與眾人於草木不能評誰為第一。而況詩乎。王陽

明名守仁。餘姚人。明宏治進士。嘗築室陽明洞中。學者稱先生云。人之詩

文。先取真意。譬如童子垂髫肅揖。自有佳致。若帶假面。傴僂而裝鬚髯。便

令人生憎。顧寧人

名炎武。崑山人。居亭林鎮。學者稱亭林先生。明諸生清

也。最著

與某書云。足下詩文非不佳。奈下筆時胸中總有一杜一韓。放不過

去。此詩文之所以不至也。王夢樓侍講云。詩稱家數。猶之官稱衙門也。衙

門自以總督為大。典史為小。然以總督衙門之擔水夫。比典史衙門之典

史。則亦寧為典史。而不為擔水夫。何也。典史雖小。尚屬朝廷命官。擔水夫

衙門雖尊。與他無涉。今之學杜韓不成。而矜矜然自以為大家者。不過總

督衙門之擔水夫耳。葉橫山名變。吳江人。號已畦。清康熙進士。授寶應知

晚居吳縣之橫山。構小園曰畦。抗直忤巡撫慕天顏。被劾歸。遍遊四方。

孟衣冠優孟春秋時楚人。楚相孫叔敖教其賢。善待之。叔敖死。其子困窮

遠有所之。即為叔敖。我叔敖子父死時。囑我。因為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孟

曰。叔敖盡忠於楚。王得衣冠入見。楚王無大驚。以為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孟

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罪。竊之不似。則畫虎類狗。後漢馬援戒兄子書。所謂

與其假人餘燭。妄自稱尊。孰若甘作偏裨。自領一隊。

東坡近體詩。少蘊釀烹煉之功。故言盡而意亦止。絕無絃外之音。味外之

味。阮亭以為非其所長。後人不可為法。此言是也。然毛西河詆之太過。或

引春江水暖鴨先知。以為是披詩造體之佳者。而河云春江水暖定該鴨

知。鵝不知耶。鵝鴨之類。皆能知水之冷暖。此言則太鵝矣。不鵝者。春江水暖。鵝先知云。

云。如此詩。亦可道。此言則太鵝矣。不鵝者。春江水暖。鵝先知云。

佛語曰。鵝也。先知。此言則太鵝矣。不鵝者。春江水暖。鵝先知云。

曰。呂端之為。鵝也。此言則太鵝矣。不鵝者。春江水暖。鵝先知云。

註。糊塗讀之。為鵝矣。若持此論詩。則三百篇句。不是。在河之洲者。班

鳩。鳩。鳩。皆可在也。何必黃鳥耶。止郊隅者。黑鳥。白鳥。皆可止也。何必黃鳥

耶。

富貴詩有絕妙者。如唐人偷得微吟斜倚柱。滿衣花露聽宮鶯。宋人一院

有花春晝永。八荒無事詔書稀。燭花漸暗人初睡。金鴨無烟却有香。人散

秋千閒挂月。露零蝴蝶冷眠花。四壁宮花春宴罷。滿牀牙笏早朝回。元人

宮娥不識中書令。問是誰家美少年。袖中籠得朝天筆。晝日歸來又畫眉。

本朝商寶意云。簾外濃雲天似墨。九華燈下不知寒。那能更記春明夢。壓

鬢濃香侍宴歸。湯西崖名右曾。浙江仁和人。康熙戊辰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其詩才大而能恢張。與秀水朱竹垞並為浙派

領袖。著有懷清堂集。當進呈所著文光果少宰云。樓臺鶯蝶春喧早。歌舞

七言律。康熙帝御製詩賜之。目為詩公。江山月墜遲張得天司寇云。願得紅羅千萬匹。漫天匝地繡鴛鴦。皆絕妙

也誰謂歡娛之言難工耶。

貧士詩有極妙者。如陳古漁名穀。江南上元人。工詩。好友。尹文瑞督兩江。欲延為鍾山書院諸生。說詩。古漁呈詩有餓

夫為將一軍驚句。議遂集。雨昏陋巷燈無焰。風過貧家壁有聲。偶聞詩累吟。

懷減偏到荒年飯量加。楊思立。家貧留客干妻惱。身病閒遊惹母愁。朱草

衣。江寧人。布衣。少時有破樓僧打夕陽鐘之句。因之得名。晚年無子。卒後葬清涼山下。衣。少時有破樓僧打夕陽鐘之句。因之得名。晚年無子。卒後

之。或謂全椒吳敬梓所著儒林外史小說中之牛布衣。即隱指其人。又按

江寧府志。朱舟草衣。著儒林外史。依吉祥寺僧為童子。依一師。性喜吟詠。遊他郡。

涼山宿與之講切。遂工今體。中歲僑居上元。無子。依一師。性喜吟詠。遊他郡。

吟惟一女。按表簡齊集中。有題朱草衣課女詩云。草衣山人四壁空。繞膝呻

蘭圃可憐最是牽衣女。哭說鄰家午飯香。皆貧語也。常州趙某云。太窮常

恐人防賊。久病都疑犬亦仙。短氣莫書賒酒券。索逋先長扣門聲。俱太窮

令人欲笑。

楊花詩最佳者。前輩如查他山云。春如短夢初離影。人在東風正倚闌。黃

石牧名之。字。不。宜。而。氣。風。裏。未。見。開。時。見。落

時。嚴遂成云。每到月明成大感。轉因雲熱得狂。薛生白云。飄泊無端疑

白也輕盈真欲類虞兮。王菊莊云。不知日暮飛猶急。似愛天晴舞欲狂。虞

東臯

名景星。字曉。江陰人。明進士。官御史。入清官至戶部右侍郎。喜為詩。宗仰少陵。有賴古堂集。

云。飄來玉屑緣何軟。

看到梅花尚覺肥。意各不同。皆妙境也。近人有以此命題。燕以均云。小院

無端點綠苔。問他來處費疑猜。春原不是一家物。花竟偏能離樹開。質潔

未堪污道路。身輕容易上樓臺。隨風似怕兒童捉。纔撲闌干又却回。蔡元

春云。沾裳似為衣添絮。撲帽應憐鬢有霜。似我辭家同過客。憐君一去便

無歸。李葵

字芳字。一字瘦人。江寧諸生。

云。偶經墮地時。還起直到為萍恨始休。楊芳燦

云。掠水燕迷千點雪。窺窗人隔一重紗。願他化作青萍子。傍著鴛鴦過一

生。方正樹云。春盡不堪垂老別。風停亦解步虛行。錢履青云。風便有時來

硯北。月明無影度牆東。

嚴海珊詠桃花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也無。暗中用典。真乃絕

世聰明。

最愛周櫟園

名亮工。祥符人。明崇禎進士。官御史。入清官至戶部右侍郎。喜為詩。宗仰少陵。有賴古堂集。

之論詩曰。詩

以言我之情也。故我欲為則為之。我不欲為則不為。原未常有人勉強之。

督責之而使之必為詩也。是以三百篇稱心而言。不著姓名。無意於詩之傳。并無意於後人傳我之詩。嘻。此其所以為至歟。今之人欲借此以見博學。競聲名。則誤矣。

英夢堂

名廉字計六漢軍鑲黃旗人雍正十年舉人官至雅喀細云
諡文肅有夢堂詩集南嶺山房詩話夢堂和通雅網云

牧車笠與屬欒屐共行庭廡文符幼雷曾查選坡公仁益卿和友詩
酒社翰墨飛騰雖江左風流不足過也旣而職掌六曹嬋心時務或舉舊
稿為言輒遽言謝矣蓋相公詩才清絕作裏河同知與余遊揚州僧寺云蕭

寺廊回水一層闌。干閒處有人憑。書生自笑酸寒甚。不看春燈看佛燈。後三十年。金陵弟子龔元超。有一首云。烟蘿暗處石峻嶒。翠竹玲瓏月作燈。聽是誰家吹玉笛。畫欄清冷夜深憑。何其風韻之相似也。

合肥進士田實發庚戌會試夢其母浴小兒於盆意頗惡之過黃河資盡不能雇車意闌珊欲返有驢夫苦勸前行問夫何姓曰姓孟因憶夢中兒者子也盆者皿也或者此行其有益乎果以是科獲雋詠曉鐘云雨雲魂夢初驚後名利心思未動前又見立樹梢徐墜果風來簷隙自翻書頗近放翁小品詠花下鴛鴦云翠幘紅幘夢未醒頻傾香露不知寒除非花上

蜂兒落。纔肯棲頭仔細看。

余常謂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沈石田名周字啟南又號白石翁

間辛世稱石田先生有石田詩鈔江南春詞石田集落花詩云。浩劫信於今日盡癡心疑有別家開。

盧仝云。唐濟源人。隱少室山。自號玉川子。博覽二詩。微諫議不起。昨夜醉

酒歸。仆倒竟三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著汝。宋人倣之云。池昨平添水三

尺。失却擣衣平正石。今朝水退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憶。又曰。老僧只恐

雲飛去。日午先教掩寺門。近人陳楚南題背面美人圖云。美人背倚玉闌

干。惆悵花容一見難。幾度喚他他不轉。癡心欲掉畫圖看。妙在皆孩子語

也。

詩有認假為真而妙者。唐人宿華山云。危欄倚遍都無寐。猶恐星河墜入

樓。宋人詠梅花帳云。呼童細掃瀟湘簾。猶恐殘花落枕旁。有認真為假而

妙者。宋人雪中觀妓云。恰似春風三月半。楊花飛處牡丹開。元人美人梳

頭云。紅雪忽生池上影。烏雲半捲鏡中天。

黃藜洲。明黃宗義字太冲。餘姚人。魯王時。授僉都御史。後海上傾覆。乃奉母返里。畢力著述。清康熙中舉鴻博。薦修明史。均不就。所著有南

雷文定等書數十種。學者稱南雷先生。

先生云。詩人萃天地之清氣。以月露風雲花鳥。為其性情。月露風雲花鳥之在天地間。俄頃滅沒。惟詩人能結之於不散。先生不以詩見長。而言之有味。

江州進士崔念陵室許宜嫔。

名權。江西德化人。

七歲玩月云。一種月團圓。照愁復

照歡。歡愁雨不著。清影上闌干。其父嘆曰。是兒清貴。惜福薄耳。宜嫔不得於姑。自縊死。其春懷云。無窮事業了裙釵。不律閒拈小遣懷。按曲填詞調玉笛。摘詩編譜入牙牌。淒涼夜雨謀生拙。零落春風信命乖。門外豔陽知幾許。兼花雜柳鳥喈喈。寄外云。花缸對月相憐夜。恐是前身隔世人。進士已早知其不祥。解環後顏色如生。進士哭之云。雙鬟雙綰嬌模樣。翻悔從前領略疎。崔需次京師。又聘女鸞嫔為妾。崔故貧士。歸來省親。嫔之養父。強售之於某千戶。嫔不從。詭呼千戶為爺。而訴以原定崔郎之故。千戶義之不奪其志。仍以歸崔。嫔生時。母夢鳳集於庭。崔贈云。柳如舊皺眉。花比新啼頰。挑燈風雨窗。往事從頭說。

崔有灌園餘事一集。載宜嫔事甚詳。陳淑蘭女子閱之。賦詩責崔云。可惜

清五人曰此五卷不售吾此後不復論文矣榜發日吳招客共飲使人走探俄而抄榜來自第六名至末只陳聖清一人吳旁皇莫釋未幾五魁報至則四生已各冠其經如聯珠然吳大喜過望一時省下傳為佳話先是陳太常兆崙字景衡分山錢唐人雍正進士官至通政使詩文源古茂泊有紫竹山房集在都中以書賀吳云今科楚南得人必盛蓋預知吳錢王三公之能知文能拔士也吳首唱一詩云天鼓喧傳昨夜聲大宮小徵盡含鳴當頭玉笋排班出入眼珠光照乘明喜極轉添知己淚望深還慰樹人情文昌此日欣連曜誰向西風訴不平一時和者三十餘人後甲辰三月余遊匡廬遇下君宰星子為雇夫役作主人相與序述前事彼此慨然且曰王心管領廬山七年來遊者先生一人耳

錢香樹先生為侍讀時出都泊濟寧立船頭為霜所濕失足入水家人救以篙得不死笑謂賓客曰吾聞墜水死者必有鬼物憑之倘昨夜遇李太白王保定撫李太白詩集序草燒為卷子不存此中詩人亦中此而後李陽冰草堂賦臨歌而不明如便把臂去矣明日題李白樓題云昨夜未曾逢李白言所云良不虛也

今朝乘興一登樓。樓中人已騎鯨去。杜詩騎鯨去樓影當空占上遊。

予在轉運盧雅雨席上見有上詩者。盧不喜。余為解曰。此應酬詩。故不能佳。盧曰。君誤矣。古大家韓杜歐蘇集中。強半應酬詩也。誰謂應酬詩不能

工耶。予深然其說。後見粵西學使許竹人。名道基。字勵宗。人號霍齋。海寧人。雍正庚戌進士。歷官戶部郎中。廣西學政。著春陽吟。先生自序其越吟云。詩家以不登應酬作為高。余

曰不然。三百篇行役之外。贈答半焉。逮自河梁。洎李杜王孟。無集無之。已

實不工。體於何有。萬里之外。交生情。情生文。存其文。思其事。見其人人可

棄乎。今而可棄。昔可無贈。毋甯以不工規我。

比來閨秀能詩者。以許太夫人。字淑。則錢塘人。漕運總督徐旭齡女。中書

子壯對客。衣上墨。滿斑駁。清獻公絕愛憐之。謂生男如是。當不誤解金根。

迨喪所天。復罹大患。能艱苦持家。海鮑孤稚。以有成。立蓋貞而能賢。詠絮猶其餘事。旭齡字元文。號敬也。為第一。其長嗣佩璜。字渭符。號雙梁。江都人。

庵順於進士。清獻其論文。法也。與余同徵鴻博。讀太夫人綠淨軒自壽云。自分

河通判。乾隆有抱膝吟。青裙終老婦。濫叨紫綰拜鄉君。元旦云。剩有濕薪同爆竹。也將紅紙寫宜